

# 星期評論

高良佐編輯

第三十一期

劉英士主幹

## 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我們的千呼萬喚，無論出於怎樣的真誠，全世界各大都會的「謠言」與「耳語」，無論結果證明其為多麼切實而有預言性質，但自李維諾夫下野以後，外交界的長勝將軍絕對不願聽從全常聽之實實教訓，既不參加一面，又不嚴守中立，想以和平政策為幌子，坐享尼羅皇帝觀火之樂，甚至於在一英方白道斯基大使報告德則準備攻蘇之詳情時，蘇方猶有雜色，不願談判，於是希特勒在塔斯社奉命痛斥倫敦的「惡意宣傳」之後七日，突予蘇聯以出其不意的閃擊，而蘇聯終墮入了它所力求避免的深淵。

這是人類史上異常重大的轉捩，並使這次戰爭改變了它的原有意義，至少從那前進份子看來，本世界劃分明的民族解放戰爭，帝國主義者爭奪殖民地之戰爭，共產主義者反法西斯的鬥爭，業已三位一體，變說法不能使之重復各樹一幟矣。歷史演變到了希特勒把史大林和邱吉爾看作一流人物之後，前進份子總肯停步走幾步，回過頭來看看我們究竟落伍到了什麼程度；要不然，大隊人馬永遠趕不上神行大保式的先鋒了。從這觀點看來，希特勒的魔杖，似乎不是沒有它的致勝作用。

我愛蘇聯，我願繼續請政府准許全中國的前進份子得向他們所最嚮往的列寧之祖國表示其有越趨越濃擊之志願，而更予以種種長征上的利便。在過去四年之中，蘇聯的精神與物資援助，頗有裨於我們的抗戰；爲了報李起見，我們對於目前蘇聯的遭遇，物資上雖感力不從心，而總可以挑選幾萬個最英勇的健兒來予以援助。我不主張挑選不前進者，爲的是怕或與友軍引起磨擦。莫斯科之重要，千百倍於馬德里，在這德軍揚言三星期內可以佔領莫斯科的威脅之下，我敢全世界每一角落的馬列主義者都有自告奮勇，前往保衛之必要。一個烏克蘭的農民，如果上帝叫他，不能長享集體農場給予他的幸福，還可做一白黨統治的俄羅斯人；一個「蒙古共和國」的前進份子，如果遭逢同樣命運，他將投入那一個祖國的懷抱？所以莫斯科有其國際性，它的保全與淪陷將會產生國際性質的動盪。如果我是一個前進份子，我將開始我的十萬八千里的長征，而決不復信任屢被事實擊破的樂觀的宣傳，糊裏糊塗地放棄了我對保衛莫斯科上所應盡盡的責任。

世界大勢不可但憑主觀想像所結晶的公式來推斷，歷史亦難得重演。中國的抗戰固已支持了四年，別的国家未必能拖延至四月。拿破崙先攻埃及而後莫斯科，希特勒却是顛倒了那個不詳的次序。亞歷山大第一從未企圖發虎，更無趁火打劫之舉，他對西方的反拿破崙各國都有誠意，非如長勝外交家之一向被人視為開葫蘆也。除了打倒侵略者外，我看不出蘇聯與並世各國有何共同理想或利害關係，除非它願犧牲各民主國所取厭棄的第三國際！

(英)

中國文化服務社發行

星期評論出版

民國三十三年七月四日

南京圖書總局 LIBRARY CHINA

### 美國應趕快動手

馬尼刺六月廿八日將透電：「日本前外務省次官小山谷說本日告馬尼刺報界稱，彼深信日本在歐戰中將保持中立，不參加蘇德任何一方，惟如美國參戰，則日本自當參加德方作戰。」

小山谷說雖則不是一個現時的倭外交負責當局，然而略知敵國政情的人，可以相信其言足以代表敵國軍閥的一般意見。如今敵國所想像攻擊的對象，確確實實是美國。

我們希望美國勿再猶豫，立刻調動海空軍來對倭實施閃擊，這是千載一時的良機！

自從德蘇開戰以來，英國單憑它的本身力量已足控制大西洋而有餘，不，簡直還有餘力來在南太平洋方面牽制日方的右臂。如今美國備動艦隊之師，毋須顧及馬尼刺以南及以西，只要集中海空軍於阿留申羣島和夏威夷，便可以使日本島嶼不足重輕的島夷，以後國際舞台上，永遠再輪不到它來扮演任何角色。

消滅日本的海空勢力，不但可使中國立刻恢復和平，以其經過久戰的幾百萬陸軍來幫助民主國家維持蘇聯士以東的正常秩序，而且可使蘇聯得召回其遠東部隊，一致參加烏拉嶺以西的保護祖國之戰。我們相信整個世界的戰爭，就其對於反抗法西斯主義的威脅而言，性質是一樣的。美國的對日作戰，不僅是援華與援蘇，最有速效的辦法，也是援英與自救的最有速效的辦法。

過去的蘇聯當局，因為優柔寡斷，不在各友邦迫切待援之際毅然出師，引起了全世界所有好

友的反感，美國自當引以為鑒。今日出師是為英蘇與中國，至少在表面上可以如此宣言，而至奧日則僅為了自己而戰，道義上頗有差別。假如美國遲早必須一戰，我們希望它能表示快邁精神——就是為了別人的危急而戰！

### 汎愛衆而親仁

新任外交部長郭復初氏業已返國就職。郭氏自離倫敦以至返國，不但一路順風，且達到了滿載而歸的目的。他這一次走進外交部來擔任主帥，隨身帶着一份非常豐富的妝奩，其中一件最惹人注目的，便是所謂ABC集團之在實際上的已經成立。這當然不是一種盟約或協定，而僅是種國際關係的協調或趨向而已。

自從抗戰迄今，我們向來抱着非敵即友的政策，即除日本以外，我們願和任何國家維持一種正常的邦交。可惜兩年以來，尤其是從三國同盟成立以來，世界已經分為兩個戰團，而軸心國家之對中日兩國，交情上顯分厚薄，這就嚴重地影響到了我們所願維持的汎愛衆策。希特勒於稱霸西方之後，也許就要走到東方來和日本算賬，但我們斷然未便先讓他的臨時小伙伴把大好神州降為屬籍。假使我們今日願與希特勒兩犬對頭特別要好，怪只有怪他從召回軍事顧問團以來自己對於遠東政策所犯的一貫錯誤。

「汎愛衆，而親仁」，這是孔子給予中國人民的的最可寶貴的教訓。無論是在重慶羅馬或柏林，中德英三國的士大夫階級還未失其酒杯互敬之禮讓，而郭氏所倡ABC集團一說，却早打進

了每一個純正中國人的心坎。由「汎愛」以至「親仁」，從一道德的中國人士看來，實是一種自然的發展，並非矯揉造作的轉變。誰能得我們的親！

### 忠言無不逆耳

沒有一國的戰時公報符合事實，照例都是誇張敵方所受的損失。英德兩國的戰報，尤其關於胡特號與俾斯麥號之戰，比較接近事實，但也不過比較接近事實！其他缺乏自信力的國家，生恐人心動搖，所發戰報皆與事實相差頗遠，甚至違反事實。蘇聯是以國語著稱的，我們可信它的戰報，絕對符合事實。

但若蘇聯果真需要英美的援助，我却希望它的戰報不妨有計劃地誇張莫斯科之危急！由於生活方式之相差過遠，羅斯福總統似乎不便對蘇實施「援助民主 家法案」；尤其德蘇戰前美國共產黨在「民主國大兵工廠」中煽動工潮之實有成績，美國人更不能不在那援蘇報上記入這筆預支的撥款項目。至於英國，自己還在竭力向著美國呼援，當然只能略憶他人之慨，藉以延長它的喘息時間。如果蘇聯，宣傳政策，不能針對此種現實，一味歌詠前線紅軍的戰績，則雖英美兩國當局願為蘇聯錦上添花，而彼注意內政的英美國民，似恐不因此而竟助長本國共產黨員的氣焰。內政與外交，到底分不開的。

蘇聯外交的一切成功，事實證明是使各國共產黨員的幼稚思想與狂妄行動所毀滅。今後的轉變，顯然是在蘇聯對這能添壯士斷腕。

# 談新詩

錢歌川

在中國的新文學運動中間，最沒有成績的方面就是詩歌。小說，戲曲，散文，雖不見得有怎樣的成就，但至少規模粗具，奠定了一種新的形式；長篇小說早已不是章回體的面目，而短篇小說也和唐宋的筆記體判若兩途了；戲曲已經不是傳奇，不是元曲的模範了；散文更與「古文策論百篇」中的體裁迥然不同，其形式最自由，而成就也似乎最大。新文學在這些方面之所以能得萌芽，奠基於此，我總不外是因一幾文人已能充分利用白話為新工具，以之表達思想，而且感覺靈敏而易學，運用自如，所以不再迷戀那些古文的骸骨了。

在詩歌方面，情形就完全不同，近年來簡直還有復古的傾向。以前在新青年上寫小河的周作人，近年不作詩則已，一作詩不是絕句，便是律詩。以一卷「女神」的白話詩出現在中國新文壇上的郭沫若，十年來似乎再沒有寫過一首白話詩，詩興來時，落筆於紙上的，仍不外乎唐宋人的遺韻。連「沉淪」的作者，多少年來好像專門沉湎於舊詩中，感時紀事，大都是用的古字句。至於魯迅，除舊詩外，我就從來沒有看見他寫過新詩。以白話文明世的新文人尚且如此，那些在故紙堆中找生活的舊文人，更不待說。

說到舊文人，我對於他們那種保存國粹，研究國故的熱誠，當然是很佩服，不過對於他們作詩的態度，却屬不敢苟同。我認爲他們有點矯枉過正。他們忘記了自身所處的時代，一切都想摹仿古人一鼻孔出氣。他們願意把自己的存在，換取一個古人的化身。就像從前一些畫家，自己毫無創意，只一味去臨摹舊古人的畫，達到足以亂真的程度，他們也僅僅發笑，認爲滿足了。那些作詩的舊文人也是如此。一詩之成，而被認爲是似盛唐某人之作，或有宋詩之態，他們便感到紙上的光榮。

清代文人填詞，盛極一時，大有詞學中興的樣子，如朱竹垞的詞，

填得委實不錯，他自題詞集，說到老去填詞，不師秦七，不師黃九，我認爲真個他有什么麼新的境界，誰知他馬上自己承認是倚新聲玉田差近！他那一切寫紅刻翠，仍脫離不了宋人的窠臼。你想即令他填出來的詞，和宋人一樣的工，也不過是在詩歌園裏多添幾朵同樣的花，並非新出的奇花異木，何況大多數還不及那園中固有的花榮得美麗呢。

詩製詞創，最忌模仿，偏偏那些舊文人，一心一意要去模仿古人。他們只想把今人硬變成古人，而沒有想到古人在當日並沒有想把自己變成更古的人。古人並沒有把他們自己的時代丟開去與古爲鄰。漢有文，唐有詩，宋有詞，元有曲，各時代有各時代的產物，並不模仿古人。我說那些舊文人矯枉過正，倒並不是指此，而是說他們的用字遣句。譬如說，唐詩的都城叫長安，而唐詩中如「聞郎小兒女，未解憶長安」等等，到處都可以看到長安的字眼，詩人並不避用當時地名。而今之詩人說到國都，決不肯直呼爲南京，一定要用它的古名，如金陵、金陵之類；說上海必用滄海，瀟湘，或說至貝消頤倒爲海上，便覺變古人古，若說南京上海，都嫌太俗，認爲不可入詩。不僅對地方如此，即對其他一般事物，也多趨易求古，不肯用它們普通的名稱，寫來就像徐彥伯的「濯澗」。現在抗戰期中，他們作詩最感棘手，就是那些飛機大炮和炸彈之類，因爲這些東西，他們在古詩中怎也找不出一個稱得其似的名字來。飛機古人叫什麼，雖說杜甫於地下，一定也是不知道。不過如果杜甫生在今日，我相信他必毫無遲疑地撰飛機轟炸和閃電戰之類，織入他的詩中。長安既可以用經他化俗爲雅，飛機又何嘗不可以由他點鐵成金？因襲只能因循平凡的人，絕對不至於使天才受到任何拘束。劉熙載說：「東坡詞頗似老杜詩，以其無意不可人，豈亦不可言也」。在東坡以前，填詞的都在花間染豔兒圈子；說來說去總不外是醉酒美人，春花秋月，等到蘇辛一出，才把人生的

一切辭賦入詞中去了。前人按詞所用，他們却充分地利用了詞。杜甫之於詩，也是一樣。

以上說了一篇關於詩的論，看去似乎是說出了軌，其實新詩也是一個道理，處處可以參證。新詩之所以沒有成就，我認爲是因沒有產生一個大詩人的關係。因爲詩人未出，所以沒有一首好詩；因爲沒有一首好詩，所以大家便對新詩懷疑。好事的人甚至於把新詩的無成就歸咎於沒有一個固定的形式，於是對於詩的形式之研討，便很無謂地浪費了不少的筆墨。甚至有人把那西洋的詩形搬過來，寫出什麼「商榷體」，行數和脚都有一定，拘束過於律詩。這種體裁，現在的西洋人也很少採用了，我不曉得它對我們的新詩，究竟有益還是有害。

形式果真是個應該先決的問題嗎？我敢斷然地說「不是」。真正的詩人決用不着一個規定的形式，他是用任何形式來寫詩的，甚至於連什麼形式都不要，如美國的惠特曼，他的一部草葉集，就是以無韻的自由詩寫成的，也許那種自由無韻就是他的形式。偉大的詩人常常可以自己創造出一種形式來。許多詞牌，都是宋朝的詞人創造出來的。屈原在離騷而造成一種體裁，但丁寫神曲而形成一種白話詩，都是前無古人的。但體裁之後無第二部離騷，白話詩之後無第二部神曲，模仿雖工，決不及獨創；單有形式，實無補於詩。詩的成就在內容，不在形式，有了離騷和神曲的內容，自然會有離騷和神曲的形式。我認爲詩款是要由內容來決定形式的。現在我們所缺乏的不是新詩的形式，而是新詩的內容。如果有一個偉大的新詩人出來，他的任何一部作品，就可以奠定我們新詩的形式。我們現在決用不着顧慮到他沒有形式寫不出詩來。一切關於形式的討論，都是白費的。

新詩與舊詩除形式外，其實沒有什麼分別。詩的本質是不分新舊的。舊詩形式，現在常用的不外是古風，絕，律，及長短句的詞，詩詞調牌，都有一定；新詩却擺脫了這種拘束。至於文字，雖詞中亦曾採用了當時的許多白話，但我們今日寫新詩，當然要以現代語爲主，不宜採用文言或前朝白話。我主張不僥倖，而且還要盡量地把現代的新名詞和新事物編進詩裏，以反映出我們的時代來。新詩應

當採用活的言語，才能使現代人的生活活潑紙上。要把這個時代的特色描寫出來，後人讀了才能感到我們今日的經歷，看出二十世紀是怎樣一個世界。古人說發言爲詩，可見詩是該說我們平日所說的話，而不該替古人說話。新詩一定要具有現代性，那是毋庸多說的。

詩的功用就是要使人類的的生活更加豐富，更加真實。詩的使命主要是把真實表現出來。普通說詩人需要豐富的想像力，而所謂想像力者，常被誤解作爲空虛而非實際的東西。其實，想像力就是一種超人的透察力；普通俗眼所不能看見，俗耳所不能聽到的東西，想像力能讓我們看見，能讓我們聽到。唯有想像力才能夠把那些遮住我們俗眼的障礙物洗淨革除，使我們看到周圍真實的事物。一般人都受蒙蔽，只有詩人看得明白，這原因就在詩人之有想像力，所以想像力不僅不是空虛的，而且是再真實沒有的。

現在新詩之所以沒有很好的作品，就因爲寫新詩的人缺乏想像力。他們沒有這種天才而偏要寫詩，所以只好學些花樣來取巧，結果遂把新詩愈弄愈糟，使得大家都莫測高深，不敢傾軋。我所謂花樣，不外是矯揉造作，句法離奇，或無端分行，或任意顛倒，以致寫出的東西雖能駭奇，却並不能取巧。

固然，我也承認詩人具有一種特權，可以違背文法與形式，甚至事實。這就是英國人所謂「破格法」。詩中可以省去動詞，許多地方不合文法。英詩如此，中國詩也是如此，似用不着舉例。不合事實的誇張句子，莫過於李太白的「白髮三千丈」，但無論誰讀了這句詩，都可感覺到那白髮之長，這是毫無疑義的。所以僅這一點，非但不致減少它的真實性，而且真實得就和說那白髮長到幾尺幾寸幾分一樣。

詩中用倒裝句法，不外是爲加強意義，或適合平仄。英文詩中常把賓格名詞移到動詞前面，或把形容詞移到名詞的後面。中國詩中的倒裝字句，尤其俯拾皆是，不過一般人常引爲例的是「香稻啄餘鶩鴉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一聯。其實這兩句並不顛倒，說它顛倒只是千餘年來文人的誤解。如果是倒裝的話，則應該將「鶩鴉」與「香稻」對調，「鳳凰」與「碧梧」對調。對調之後，還是可合平仄，意思也

並不見得屬於原句，杜甫爲什麼要把它顛倒呢？如果真是倒裝的話，那意思也就太平凡，不應出於大詩人杜甫之筆。原文的意思，只消每句加三個字便明白了：即「香稻啄餘，無非鷓鴣之粒；碧梧棲老，皆保鳳凰之枝」。首句說長安的富裕，香稻連鳳凰都吃得有剩；次句說長安的昇平，所有的碧梧都棲的是鳳凰，意思當然要比顛倒的說法好得多了。但一般人沒有真正了解原作者的本意，把它作爲倒裝或破格的模範，而寫了些不通的顛倒或破格的句子出來。這正像那些時髦畫家，不肯循規蹈矩，把基本的畫法學好，一開頭便學大寫似的。寫破格的詩句，一定要待詩先有了相當的造詣，然後才行，決不是普通的詩句還未寫好，而就可以寫破格或變調的。新詩人走上了這條錯路，而又沒有那種做詩的天才，自然不能得到成功。

我認爲要做一個現代的新詩人，第一要把散文寫通。惟有普通的散文句子能寫通了，纔能把它精練而成詩句。我不相信一個散文尙寫不通的人，可以寫出好詩來。以長短句分行寫，當然是新詩最可能的形式。不過在那種形式之中，每行即不成句，至少也要能夠成讀。若分明是一句話，勉強把它

切或兩段，即令能如英文詩中的辦法可以叫韻，在中文也就太不自然。因爲既然另行，讀者讀完一行，總不免要停頓一下。

我覺得詩歌不能完全不顧音樂，每句的平仄固不可少，韻脚也應該有。句子沒有平仄，就不能有抑揚；詩沒有韻，就不能有曲調。不過我所謂韻，並不拘泥於漢韻唐韻或詩韻詞韻，只要是同音的，或甚至音相近的都行。古人作詩，率頗與韻，酒杯之杯也不能押悲或爲韻，一定要改酒杯爲酒屈才叶。寫新詩時決用不着再受這些古韻的支配。第一是因很多的字音，我們現在已讀變了，既不復讀那個音，自然不該拿去押那個韻。宋人填詞，對於詩韻已經變通多了，我們現在寫新詩，又何嘗不可以再使它變通一下呢？至於韻怎樣押法，那完全是詩人的自由，用不着我們多來縛活。

無論怎樣說，總不免要涉及形式的問題，可是詩人不出，內容實是無從談起。內容既有各種各樣的不同，形式當亦隨之而異。詩人自然知道採用那種最適當的形式來配合他心中那種特殊的內容。最後我還是要堅持我的主張：新詩的形式，要由它的內容來決定，現在實在用不着再空談了。

## 滿紙荒唐言

一把辛酸淚

好像是在伊索寓言裏面，有一個故事說，人的肩膀上面，老是負着一對搭連，胸前一袋專放人家的過失，背後一袋則放自己的過失，因爲眼睛生在前面，所以人只看見別人的過失。本月二十二日清晨三時半，希特勒委託戈培爾所廣播之對蘇作戰宣言，宣布那自一九三九年八月迄今，即自德蘇互不侵犯條約成立迄今，蘇聯如何利用它的微妙的地位來從混水中撈魚；其中說得最爲詳盡而又動人的，當然要算去年十一月中英洛託夫赴德「報聘」一段，這是十七八世紀秘密外交時代最污穢的黑幕談判之原登「抄貝」！以「莫斯科猶太人及共產黨統治者」之詭譎善變，而竟肯以如此不可告人的心事留紀錄於納粹深宮的保險箱裏，初聽或覺可怪，細想不足爲奇。唯物主義者之公式思想，永久以爲資本主義者間之「內在矛盾」絕無消除可能；而其對於巴爾幹及波羅的海諸小國所抱之領土野心，憑着第三國際的宣傳技術與塔斯社之不斷闢論，可以始終保持一種「解放被壓迫民族」的彩色！

自從俾斯麥以來，德國的政治家們，幾無例外地以宣布真相來達所以需要說謊之目的。德國政治家之常被稱爲笨拙，原因就在他們說話太過老實。死去不久的威廉第二，就是一個典型的外交界之笨拙人物。現在希特勒，可說是在持命學習俾斯麥與威廉第二。凡是談過「我之奮鬥」的人，當能認識這位怪傑的性格，他今宣佈英洛託夫的罪惡，或許竟有當場留下的秘密收音機來爲之證實。然而，話說回來，這不過是前面一袋中的過失！

# 民族文學的興衰

李嘉言

近在本刊上看到柳詒先生「民族文學的建設及其理論」一文，他說「就性質而論，民族文學是剛性的，有英雄氣概，生活的動力的；中國傳統與病態，固然有各種原因，但是舊文學的缺乏與舊詩歌的萎縮，亦是原因之一」，因而想到以前我對舊文學的一種看法——剛性的和柔性的互為興衰的循環著。其中剛性的就正合乎柳先生所倡議的民族文學的範圍。

從古說起，關於文學起源的問題，有的從心理方面解釋，以為藝術起源於遊戲的本能；有的從實際生活方面看，以為藝術起源於宗教。我是相信後一派說法的。據我國最早詩經的解釋，便和宗教有些關係。如以爲詩經不可信，詩經諸類中的祭辭總可信吧？再如斷竹歌，相傳是孝子專親的歌辭，也是合乎實際生活的。這些合乎實際生活的歌辭是不帶有溫柔軟弱氣味的。到了文學由宗教中，由實際生活中脫離出來，自行獨立的時候，柔性文學始露頭角。詩經正是介乎兩者之間的作品。因爲詩經時代人們還是過着醇樸的生活，所以詩經中多有快樂的謳歌；又因爲當時的文學才脫離了宗教而獨立，所以已有柔性的言志成份。等到周原出來之後，柔性文學才算正式奠基。他的作品，醇樸，還表現着一種倔強的精神，但只就其結果避世的一點來說，那便是和柳先生所提倡的不同了。

柳詒的思想結構本不是簡單的問題，自有專家在研究着，我們且慢論列；單就文學性質上說，它却是柔性的，不是健壯的。我們知道隨着所領導的階級，對於後來也起很大，但漢賦的鋪張揚厲，可說是仿了楚辭的骨幹架子，並未嘗到它的血肉；它的血肉到了六朝的雜物寫作的騷賦，才算整個的吸收了去。像王粲的登樓賦，潘安仁的秋賦，尤其是江文通的恨賦別賦，讀過之後，你的心就好像變成了千孔百孔，每個孔孔都像含着絕世的悲哀，壓得你窒息了似的，動彈

不得，呼喊不得。但是你甘心這樣悲哀下去麼？你願意昏沉沉地永遠躺在痛苦的懷抱裏麼？當然不能——我們有更偉大更實際的生活，這實際生活拉着不放手，並且告訴你感到悲哀的壓迫時，你必須忍心的咬牙而擺脫它。這是六朝文學給予我們的教訓。

回頭再看漢代的文學怎樣呢？這我們可以拿大風歌，戰城南，陌上桑一類作品爲代表。這些作品給你的印象是雄壯的，明朗的。尤其是陌上桑一篇，開頭「日出東南隅」，就給你一個鮮明麗彩的感覺。接着下邊又說，「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腰中鹿盧劍……雙龍有聲」，故事也很歡愉。雖是這樣麗彩的情節，寫來却是亦莊亦諧，使你但感到那生趣的充盈，毫不覺有傳統的憂傷色彩。

再說漢賦吧，它的內容雖多空洞，但它自有一種恢宏曠達的氣概。像司馬相如的上林賦，班固的兩都賦，張衡的西京東京兩都賦等，都給你精神上的一種灑落高遠的啓示。降而爲騷賦，律賦，一直到宋朝的小賦，變之愈極，天地也就愈小。漢賦取材於「宇宙之大」；宋朝的小賦却取材於「春蠶之微」——賦到這時，也就亡了。

說到唐詩，却又變了一種氣氛。誰不知道盛唐的邊塞詩和戰爭詩是當時武功極盛的反映？我們現在正是需要多產生些「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一身轉戰三千里，一劍曾當百萬師」一類的詩篇，這也就是柳先生所說的民族文學部門中的戰爭文學了。祇是我們應該避免「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的那種情調——儘管這首詩的前面作着「誓掃匈奴不顧身」的壯語，但到末了這詩的收結，以河邊骨和春閨夢對比，一個慘白色的寫照和一個桃紅色的象徵，一個骷髏和一個美人，你試想想看，這幅景象受得了麼？你能不爲之毛骨豎然嗎？你能不爲之黯然銷魂麼？我們民族文學裏是有取於唐詩的話，至少也須有杜甫以後中唐詩家回腸瀟灑度，至少要做到「文章合爲

時而著，或聯合爲事而作」的地步。

從晚唐起，經五代以至南北宋，詞體盛行，可說又走入了柔性的文學階段。五代花間派固可勿論，即以宣於關西大漢歌唱的蘇詞而論，也終敵不過「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的勢力來得普遍。我們現在需要「衣帶漸寬終不悔」的精神，却萬萬不能再作「數峯清苦，商略黃昏雨」的無力的呻吟。

元朝以異族入主中國，帶來了「北方之強」的漢武，其影響於文學者，氣象亦自不同。而以剛勁異於南曲柔婉的北曲，便是這個時代的產物。再如新興的章回小說水滸傳，因爲是當時黑暗政治的反動，所以也是有力的社會的剛性文學。明初的章回小說金瓶梅，便又像南曲一樣的向另一方面發展，不與此相比了。清朝的文學太複雜，詩詞多因襲古製，不好論列；我們還得拿新一點的文體，如傳奇小說等，才可以和前世的相比較。那麼當時有些什麼傳奇小說呢？就我們一思想便知的，傳奇如桃花扇，小說如儒林外史，七俠五義，鏡花緣，官場現形記等，都不外是亡國懷與社會黑暗之寫實，這也是屬於比較剛性的一類的。民國肇造，西洋文化大量輸入，文學上所接受的却多是些浮光

掠影的風月談，豈不是又走入了柔性文學的路上去麼？

上面概括的敘述，除告訴我們剛性和柔性文學與政治略史外，似乎還暗示給我們上述兩種文學發達的背景。那就是剛性文學的發達正好都在國力強大武功鼎盛的時候，而柔性文學則發達於國勢衰微紛亂的時候。民國初年的新文學是柔性的文學，不錯，那時候也正是軍閥割據內戰頻仍的時候。但是現在呢？我們的國家已經統一，並且爲了爭取民族的生存，已和敵人作了五年的惡鬥，這明明表現出中華民族不可輕侮的偉大精神。照理講，這種精神早就應該反映在文學上，何待今日有意的提倡？

由於兩次歐戰及我國這次抗戰的教訓，人們的思想應該有一種大轉變，應該認識一個民族或一個人生存於世界上，他必須能鬥爭。我們對於歷史已有的一種看法——戰爭是歷史的骨幹——更加證實和鞏固。文學不過是歷史的附屬物，過去的「幫忙文學」和「幫閒文學」更不過是暫時的昇平時代的裝飾品。現在我們必須在以求生與鬥爭爲第一義之下，把文學看成一種工具，使它發揮出它幫助抗戰及培養將來康健的民族精神的一部分力量。

## 箴共產黨

全世界的反侵略者，尤其是英國海野，廿二日晨閱報紙來者，發現大字標題，德軍開始進攻蘇聯，定必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是出乎本諸的反應，懼是經過考慮的產物，兩者根本異其性質。就其對於萬物而言，人類顯是理性的動物，然就人與人之相與而言，人似仍不失爲感情的動物。現在對世對於德蘇之戰，莫不感情與理性交戰，想到它的可能的變化，我竟有些不寒而慄！就感情上言，人類對於近三十年的各國共產黨員，委實談不上精誠團結。他們的怨毒之深，可從兩篇外交辭令中完全看出。依著發言次序，第一應引本月二十二日英國首相邱吉爾的廣播演說：

「二十五年以來，余爲反共最厲之一人。余不取消余之前言」。

其次當引本月二十三日美國國務卿威爾遜於接見大批新聞記者時代羅斯福總統演說之宣言：

「納粹及蘇維埃政府俱禁止人民之信仰自由，就美國人民而論，凡此納粹及共產黨之主義與原則俱非美國所能容忍，並認爲與吾人之信仰迥異其趣。德蘇兩國強迫人民信仰之制度，俱非美國人民所能贊同。其生活方式及政治制度亦然」。

此外之言，異常清晰，苟非希特勒抱有征服世界之野心，他們似很願意見到第三國際老巢之毀滅。怎樣來使情勢逼它非去援助蘇聯不可的國家，自上至下，一律放棄他們那種根深蒂固的反共觀念，當然要看各國共產黨黨員，經過了這種嚴重的打擊，是否仍把本國的一切利益僅僅視爲執行蘇聯政策的工具！爲救蘇聯而危危，各國共產黨員必須改變作風，更加忠事他們的本國。

## 傳敘文學與史傳之別

朱東潤

古代史家和傳敘家的分野，常常不清。希臘羅馬時代如此，中國古代也是如此。我們認爲古代史家就是傳敘家，所以常說「史傳」。我們因此便認司馬遷班固的著作就是傳敘的標準，那是一種混淆的觀念，現在必須分別清楚。

有人說二十四史不是史，止是歷代帝王的家傳和英雄的記載。這一個當然也有一部分的理由，尤其是我們看到史記百三十卷，本紀世家列傳佔去了百二十二卷；漢書百卷，本紀列傳佔去了八十二卷；三國志六十五卷，可算除了列傳以外，什麼都沒有。現代史學家認爲在二十四史裏面，不易看到時代潮流，社會情形；甚至關於典章文物，法令制度，所載的也不完備。他們的不滿，正是很可理解的事。

假如說二十四史是帝王的家傳，英雄的記載，那麼二十四史便是二十四部傳敘文學的總集了。從傳敘文學的立場看，這是不難承認的，尤其關於帝王的方面，更無從認爲傳敘。史家常把本紀作爲全書的綱領，多半像春秋的經文一樣。如在秦始皇本紀裏，我們看到「二年廢公孫政卷」，「四年十月庚寅，蝗蟲從東方來蔽天，天下疫，百姓納粟千石，拜爵一級」這一類的文字；在這文字後面，我們並看不到秦始皇。所以本紀常是一張「草年表」，不是傳敘；而帝王的生平，也止照了一些大綱和年表，而不是血肉之軀。他沒有情，沒有愛，沒有思想，和感情，而止有若干的表格。所以假如說二十四史是帝王的家傳，這實在是一種無意的，然而刻骨的譏諷。傳敘家當然不應該這樣說。

這個自然也有例外。史記項羽本紀便是一篇好文章，那裏顯出了項羽的才氣過人，叱咤慷慨。但是古代的史學家認爲不對。劉知幾說：「如項王宜傳而以本紀名，非唯羽之僭盜不可同於天子，且推其序事皆傳，求附之紀不可得也。」又說：「項紀則上下同載，君臣交雜，紀名傳體，所以成體。」劉知幾的是非，姑置不談，我們藉此

很可看到前人對於本紀的看法。其實，像項羽本紀這一類的文字，本來很少。司馬遷以後的史家，完全把本紀寫成年表的公式，所以帝王是沒有傳敘的。

那麼英雄的記載便是傳敘嗎？史漢的列傳，三國志的全部，都是傳敘文學嗎？這又不然。近代的傳敘應當是真相的探求，而不僅是英雄的記載。在史家的敘述裏，常常認定這是聖賢，那是名臣，或則這是佞邪，那是篡盜，於是就在文字上從某一方面發揮。其結果，我們所看到的往往不是本人的真相，而是某種成見的疏證。不幸而史家的見地，不很健全，於是文字的敘述，或便成爲對於古人的誣毀。劉知幾會舉後漢齊劉立傳爲例，認爲「曲筆阿時，獨成光武之美，諛言媚主，用雪伯升之怨」。這樣的例證，原是屢見不一的。

史家把傳主的生平看錯了，自然會寫成全不中肯的文章；即是看對了一部分，也會把傳主的一生看成表格，於是一切敘述，止成爲填表，而不是傳敘。那麼，現代的傳敘家和史家有什麼分別呢？

史家的敘述和傳敘家的敘述，有一個根本的差別，就是史家以事實爲中心，而傳敘家以人爲中心。在一部史書裏，往往先有成見，認定幾件大事是一代政綱的骨幹，和這幾件大事有關的人，當然收進列傳，但是傳中所載，僅僅把他對於這幾件大事的關係寫出，其餘則都不妨付之闕如。傳敘家不應當是這樣的，他應把傳主的人性完全寫出。凡是和人性發展有關的，都是傳敘家的材料。最顯然地，和人性發展有關的事態，不一定是歷史上的大事，所以傳敘家所用的材料，和史家所用的材料不同，而兩家所得的結果，也必然地不會一致。因此，要把史家的列傳認爲傳敘的標準，當然是一種錯誤。不過初期的史家如同馬遷班固等的作品，也常常能注意到傳主的人性；例如史記項羽本紀寫項羽慷慨憤慨，泣數行下；萬石君傳寫石陵就築城焉；漢書陳萬年傳寫萬



敬子陳成以詔，咸備屏風而睡；肅有傳寫手案，自稱杜陵男子之類。這些確是傳敘文學的名筆，但在史傳中究竟是罕見和例外。

史傳和傳敘文學中間，還有一個很大的差別，就是所謂「互見」。在史家的著作裏，一部書常常包括若干人的事蹟，這若干人的事蹟，必然有若干的重複或雷同，而這一部書也空費許多可省的篇幅。所以史家常把這些共同的事蹟，僅在主角的本傳裏記下，連帶寫着與此有關係的人，那麼，在其他諸人的本傳裏，就可以節省筆墨，止說見某某傳——甚或連這一句都可以省去了。這便是所謂「互見」，其主要目的是在避免重複。傳敘的目標是個人，所以在每個人的傳敘裏，應當把他的事蹟完全寫滿，無論這是他單獨的事蹟，或是與其他諸人共同的事蹟。在他與諸人共同的事蹟裏，他是一個主角，或許僅是一個不甚重要的配角，優良的傳敘家必然認定他的主從的關係，而給他相稱的敘述，這是另一問題。但無論如何，凡是和傳主的人性發展有關的事項，傳敘家便不應把這件事蹟忽略或放棄。

傳敘是以記載個人事蹟為本位的，但是也有時一部總傳裏面，包含着若干的別傳，例如中國的陳留著書傳和英國的維多利亞朝名人傳。但是應當認清總傳止是若干傳敘的合刻，這裏還是以人為本位，而與史書以事為本位的不同。所以史記雖是百三十篇，而止是一部書；維多利亞朝名人傳雖有四篇，而不妨認為四部書，至少也應當認為四篇單獨著作的合刻（關於這點，也許還需要一些不很重要的討論，現在省去）。在史傳裏，互見之例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在單獨的傳敘裏，根本就談不到；即是在總傳裏，互見之例也沒有必要。

史傳互見之例的主要目的是在避免重複，但是同一件事，應當在本傳裏敘述與否，這自然是史家的權衡了。這一種權衡，不一定是讀者能夠同意的事。例如史記管仲列傳，在管仲傳裏我們止看到（一）管仲之交和（二）管仲的主張兩節；在晏嬰傳裏，我們也止看到（一）晏子事齊三世，顯名於諸侯，（二）晏子交越石父和（三）晏子薦其御為大夫三節。我們對於管仲的事業，晏子的大節，都看不到，甚至於連

二人的沒年也無從知道。假如我們要就管仲列傳探求管仲的為人，那是必然地會失望。但是止要看到齊世家，就明白了。

為什麼史記把管仲的大事都放到齊世家去，而在列傳裏止留下了三件不關重要的節目，這是一件不易明白的事。我們猜想：司馬遷認為世家比列傳重要，所以把大事放在世家，小事留在列傳；或許以為管仲的大事都與國家有關，所以放在世家——就是他們的存沒，亦與大局有關，所以沒年的記載，寧可放在世家。大致第二說比較更近情些。無論如何，司馬遷不把列傳看成若干整個的單位，這是顯而易見的事。讀史記的時候，必須認清互見之列，而後始能看清傳主的本事。

互見之例，在司馬遷手裏，又發生了變態的作用，這就是所謂影響。本來史家對於變態，可以用用隱隱揚善之列，但是遇到善人之惡惡可諱言，惡人之善不容不說的時候，於是也用互見之例。在善人的本傳裏止看到善，惡人本傳裏也止看到惡，而把善人之惡，和惡人之善放到另外一篇去。止要你看讀全書，你自然會看到史家的定論；倘使你專讀本傳，你所看到的止是史家的偏見。在史記裏面，這樣的例證將多，尤其因為司馬遷的成見，早為一般讀者所夫認，我們可以斷定這是史家故意的寫法，而不是偶然的疏忽。

史記信陵君列傳是一篇有名而著作，我們看到司馬遷對於信陵君是怎樣崇拜的。傳末說：「秦閻公子死，使蒙驩收葬，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蒙驩食魏，十八而蒙驩王，滅大梁」。這便隱隱地顯出信陵君的聖死，影響到魏國的存亡，當然是一種偏見，所以齊世家又說：「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傾覆至於亡』，余以為不然」。這裏又說魏國之亡，與不用信陵君無關。這是史論可互見。

信陵君最大事業，便是將魏救趙之役。本傳說：「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這一次的大戰，好像完全落在信陵君身上。其實，事情決沒有這樣的簡單。邯鄲之圍是長平之役的後果。長平之役，趙人用趙括為大將，趙括也是當時的將才，決不如後代史論家所說的庸妄，不幸遇到一個更詭詐的白起，於是大軍為秦人截斷為二，這是戰略上的大失敗。其後趙括被殺，趙卒四

十萬降卒，爲秦人所坑。趙軍的善戰，向來在魏軍之上，人豈能過於魏軍，再加上爲祖國與生存而戰，更非魏軍之勞師救人可比。假如趙括數十萬之衆，不能擊秦，而信陵君八萬之衆，居然一戰破秦，救邯鄲存趙，這不但是白起戰略的失敗，而且戰事勝負的因素都屬無效，成爲歷史上少有的奇蹟。

然而邯鄲解圍畢竟是歷史的事實。這是怎樣的呢？除了信陵君傳以外，我們再讀趙世家，楚世家，平原君傳，春申君傳，白起傳，武卿傳，魯仲連傳；從這許多記載裏面，我們看到邯鄲解圍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當時運用了一切外交上的策略，連帶在秦國還有些幕後的牽線。其時救趙的軍隊，除楚魏兩國見於明文外，尚有已經出動之齊，正在準備之燕。四國之外，還有與趙自上黨是不以來屢同患難的韓。所以在外交形勢上，成立了六國抗秦的戰線。固蘇楚在屢敗之後，而且齊魏燕的援助也不十分積極，但是趙人還有支撐的勇氣，而春申君的毅然北伐，不能不算是有力的威脅，再加以趙孝成王平原君一面抵抗一面還擊的方案，所以邯鄲畢竟是解圍了。秦所以不能一舉滅趙之故，論大局則爲六國還沒有完全割裂；論形勢則爲韓魏尚在，秦人有後顧之憂；論個人的功勳，則平原君的憂國如家，奔走匡救，其功第一，而春申君實居其次。

但是信陵君傳却把救邯鄲存趙的大功，完全放在傳主身上，還不敢不算司馬遷的偏見；假如我們不把其他的記載看漏，那便完全錯誤了。其次，關於信陵君個性的描寫，在本傳看到的止是「公子爲人仁而下士」，傳中所載的許多故事，確切證實了這樣的個性。所以從文章論，信陵君傳是一篇完整的篇幅。這是信陵君的一個方面，但是他還有些隱影的方面，也見於史記。范雎傳言魏齊出奔，往見趙相虞卿，卿與齊復至大梁，欲見信陵君，信陵君不見，魏齊怒而自刎。這不能不算是信陵君的偏極，尤其是我們知道魏齊也是魏之公子，曾爲魏相，所以他和信陵君，大抵是兄弟叔侄之輩，而且也是常常見面的。虞卿可以放棄一切，陪着朋友亡命，而同宗的信陵君，偏偏拒而不見，無怪要引起侯嬴的諷刺了。同傳裏還看到秦昭王把平原君騙到秦國，軟禁

起來，向他逼問魏齊，平原君止是說：「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國不出也，今又不在此所」。倘使把信陵君的遲疑和平原君的勇決比較一下，我們更明白信陵君對於信陵君的慶不是全衰，而平原君傳實對於平原君的貶也不是全貶。這便是史傳互見之例的運用。

對於武帝時的人物，司馬遷最不滿意的要算是田蚡了。在魏其武安侯列傳裏面，我們看到田蚡未嘗以前對於竇嬰的殷勤，及其既貴以後的暴橫；我們看到他的驕奢，看到他挑逗李廣程不驥的險險，以及最後致竇嬰灌夫於死的毒辣。這一篇也是很完整的篇幅，但是我們讀過全書以後，便會知道在東越列傳和河渠齊裏，記着田蚡當國的時候，確實有許多老成謀國之論。可見武安侯傳對於田蚡之貶，不是全貶。司馬相如是司馬遷最推崇的人物了，一篇司馬相如傳寫得那樣的光采（傳實引揚雄語，顯係竄改，姑不論），但是平原君傳說「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可見司馬相如傳對於相如之褒，也不是全褒。我們讀完全書，總能知道司馬遷對於每一傳主的估價。

用互見之例以示褒貶外，其他的作用便是明忌諱。本來直筆的結果，往往以致殺身之禍。史記匈奴列傳實：「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便是一個減輕責任的方法。史記仿春秋而作，所以關於武帝一代的事實，常有微辭，隱隱約約地在這許多篇幅之後，透露漢武帝的影子。這個還不能算互見之例。

假如武帝時代是史記的定哀之際，那麼，五帝三王時代便是史記的隱桓之間。在這兩個時代的當中，楚漢之間的正和春秋中段的時代一樣，既然不能應用「隱桓之間則章」的原則，却也不必過分著重微辭，這個時代，最宜宜運用互見之例。

楚漢之間的時候，正是劉邦項羽爭天下的時代。司馬遷的同情，似乎完全寄託在項羽身上，但是他的地位，却不容不稱讚劉邦，這是一種心理上的矛盾。因此，他對於二人的寫法，常常發生異樣的色彩。大致從正面寫的，劉邦是一個長者，而項羽是一個暴君；從反面寫的，却恰恰相反。所以讀者如果止讀項羽本紀，高祖本紀，決然得不到二

人的真相，止有讀到其他的篇幅，纔能認明馬遷的寫法。

高祖本紀記「項羽為人慷慨，這正是正面。但是陳季相世家記陳平言「項王為人恭敬愛人」，淮陰侯列傳記韓信言「項王見人恭敬愛」；就是高祖本紀也還留著王陵「項王仁愛而愛人」的一句。在這三人之中，陳平韓信都是棄楚歸漢的人，王陵之母在楚死於非命，他對項羽，當然不會有過分的好評，所以他們的話，都相當地可信。劉邦攻項羽最大的口實，便是放殺義帝一件事。項羽本紀指項羽陰令衡山王彭越擊殺義帝，這固然是正面文章。彭越列傳說項羽陰令九江王布擊之。這樣一來，兇手便從衡山王臨江王移到了九江王布身了。但是同傳又稱何說彭越：「夫楚兵雖強，天下負之且不義之名，以其負盟約而滅義帝」。假如彭越確有其事，隨何斷無在游說之際，揚其陰謀之理。所以義帝被殺，雖是事實，而主謀行兇之人，並未成爲定案。項羽本紀和彭越列傳的矛盾，正見當時游移不定的情態。「陰令」二字似更有些「英氣有」的氣息。就事理言，義帝的被殺，多半和季自成的被殺同樣是勢將乘潰的結果；就嫌疑言，劉邦王使的嫌疑更大，因爲被認爲正面的衡山王與彭，九江王雖布，其後都被劉邦重用。

高祖本紀說劉邦仁而愛人，這也是正面。但在其他的篇幅裏，常有相反記載。張敖列傳記劉邦對張敖說：「陛下即柴封之主也」。接傳列傳直言「高祖至暴虐也」。其他見於張敖傳，韓信傳，淮陰侯傳，鄧王傳者不一而足。從許多記載裏，我們看出劉邦是怎樣地暴虐，令民得人田，劉邦大怒，下廷尉，其後對蕭何說：「相與休矣，相國爲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爲築封土，而相國爲我相，吾欲繁刑國，欲令百姓聞吾過」，見蕭何相國世家。這是一段敷衍的話，但「築封土」三字，從劉邦口中道出，正是「自卑情」的作用。史傳中有了互見之例，不但可以避免重複，而且可以示褒貶，明忌諱。但是必待研討論全書而後，纔能看得到事實的真相；倘使僅讀本傳，那麼不但不能得到真相，甚至所得的印象，更難而不實。這也是運用互見之例的結果。在傳統文學裏，無論在專傳或傳敘集裏，情形便不相同了。所以要認史傳和一般傳統文學有密切的關係則可，倘使認爲史傳或是傳統文學的標準，那麼不但格局上不能一致，而且在性質上也是大相逕庭。

# 書報春秋

## 福建經濟研究

福建省政府秘書處統計室編輯並發行  
民國廿九年出版 定價三五五角

### 陳定閔

福建經濟研究上下二冊，共收論文之研究。人口有由人口統計到人口政策，從報告四十五篇，別爲十一類。計一般經濟有非，查核結果與學福建的人口，長樂縣人口普查與編查保甲人口之比較，連江縣查人口與編查保甲人口數字之初步研究，職業人口之統計方法及福建省職業人口之初步調查，福建省人口問題的新觀察等篇。農業有怎樣改善福建的農地利用方法，長樂縣糧食消費調查報告，福建冬季作物概況與冬耕問題，豐產增產與救濟漁民，福建糧食產銷費用之研究，非常時期福建糧食統制方案，福建農村經濟問題之初步分析，福建農民家庭生活之初步比較研究等篇。工業有戰時永安之工業全貌。貿易有福建省歷年對外貿易概況，民國廿三廿四年來福建省對外貿易，福建省對外貿易發展過程略論，二十八年本省對外貿易之分析，廿四年來福建省對外貿易長期趨勢之檢討，非常時期本省省際貿易之檢討，戰時福建省貿易與匯兌問題等篇。財政有福建省財政概況，福建省歲出入概算之分析，抗戰期間的福建省財政，福建

戰時財政局，清查省官廳的意義，抗戰以來本省之國稅收入，近年來福建地方財政等篇。金融有福州之金融透視，古銀與本省的關係，現階段之福建金融，福建省紙幣發行之沿革與現狀，關於省銀行輔券的談話等篇。特產有福建主要物產之概況，戰時福建主要物產之產銷二篇。鹽業有福建之鹽，戰時福建食鹽問題之商榷二篇。交通有非常時期福建省之交通運輸問題一篇。

# 溫州的南戲

季思

大約當我十三四歲以前，溫州的戲劇非常流行，從瓊隆高腔以至潮調，亂彈，梆子腔，各種班子都有。在溫州，不論鄉村城市，神廟都很普遍；大的村子或鄉鎮，有時多到五六所，七八所；就是僅有十幾家住民的小村落，也總有所廟宇。各廟所奉的神道不一，却都有一些廟產以供祭祀，由同「花」（民間廟會）各戶輪流管理。每到該神生日，總要舉行祭祀，演戲娛神。當我小時，鄰近各村神廟，那天那裏有戲，腦子裏刻下日程表似的，幾乎可以背得出。因為一到那天，不但有戲看，還可以向母親討幾個錢，買零食吃。

抗戰到了現時，經濟重於軍事。我們要敵人從事經濟的鬥爭，端賴前後方各省能加強其經濟力量，在消極方面，須各力求自給自給，在積極方面，應各努力生產，使有相當剩餘，用以補充省之不足，或供國家運銷海外，換取外匯。惟在一切落後之中國，顯然尚不容易達此目的。但為明瞭真相，以便對症發藥起見，我們猶得注意研究地方經濟。此書能將福建經濟全貌，依稀畫一輪廓，當然有其貢獻。

全書五百九十餘頁，除少數論文係屬建議或方案性質者外，餘均根據實地調查所得，並非徒託空言，資料之豐富，尤稱難得——它可算得度，自非一般讀者所易判別。『牛地麵包體於無麵包吃』，我人似亦毋庸求全，但望各省政府都能供給此種材料；至於披沙鍊金，自有專家負責。基於此種立場，我們願對國省以府之統計人員遙致敬意，並盼繼續努力。

殺豬叫作「推豬」，用指甲來壓殺虱子叫作「恰虱」，糾纏不清叫作「歪斯纏」，男孩叫作「斯兒」，過分客氣叫作「推三阻四」，認其不過叫作「丁一巴二」。這在別的地方，都是很少聽見的。爲什麼溫州方言會流行到元曲裏去呢？這便只有拿宋元以來溫州南戲的流行來解釋。

祝允明張談：「南戲出於宣和之後，南渡之際，謂之溫州雜劇」。葉子奇草木子中也說：「俳優戲文始於王魁，溫州人作之」。海神廟王魁與桂英，本是宋元間最流行的故事，十年前我在家裏，還聽到那唱鼓兒詞的盲翁唱過，可見民間流傳之遠。又今日流傳下來最早的傳奇，荆釵，白兔，殺狗，拜月，琵琶五種，荆釵既演溫州王十朋的故事，琵琶又是溫州人高則誠的作品，而葉盛綠竹堂書目也有東嘉羅玉傳奇一種。從這多方面證明，南戲的發源於溫州是毫沒有疑問的。近來永樂大典裏的張協狀元戲文發見，稱是九山背會溫州，它的開場詞說：「占斷東甌盛事，諸宮調唱出來因」。戲文固必以「占斷東甌盛事」自誇，可見當時溫州戲劇之在國內，

在東南大學時，從吳瞿安先生讀南北曲，寫成了戲中戲，下蝦夷，度桂官等雜劇雜劇。大學畢業後，劇本不大寫了，公餘却仍喜看中國戲曲，並從事於元曲方言及中國戲劇史的研究；覺得溫州戲劇的這樣流行，實在有它歷史的背景。現在流傳的元人劇本裏，我們如稍留意，隨時可以發見溫州方言，如吹風叫作「稍風」，

考進中學以後，寄宿在校裏。可是夜裏仍時常和幾個不大用功的同學，從操場的牆洞裏偷到校外去看戲。有時學校裏鬧得，叫泥水匠來修好。我們白天拿足球對它窩球打，遠遠

是和今日的金華火腿，紹興老酒，有着同樣的地位。又說「九山書會近日漸廢，別是風流」。書會是印行劇本，排演劇本的地方——有點近乎現在的科班或梨房。九山在永嘉郡城的西端，今日雖不甚繁華，而在南宋時是熱鬧的地方。南宋永嘉詞人應祖泰端午水龍吟詞：「會昌湖上扁舟，當年不到西山路」。那時端午節，城中人多往會昌湖看燈；元宵節，會昌鎮人多到城裏看燈。今日的西城一帶，真有說不盡的旖旎風光，九山書會自然應運而起了。

凡是古代音樂戲劇的發生和流行，都和宗教脫不了關係；這在印度是如此，希臘也是如此。溫州漢屬東甌，東甌王鄒暹是越句踐的子孫，而句踐又是夏禹的苗裔。禹本以神權治天下，所以孔子稱禹之德，余他的「致敬鬼神」與「致力溝洫」並舉。餘風所被，東甌的社會風尚，也就特別崇敬鬼神。要敬神便要娛神，要娛神便要樂舞或演戲。唐虞況永嘉詩云：「何處樂神舞，夷歌出烟島」，可見此風由來已久。而高唐本溫州府誌也說：「漢東甌至信鬼，俗化為，尙巫祝」。至今永嘉城郊各神廟，「開光」（落成典禮）有戲，社日有戲，神誕有戲，也是當日遺留的風俗啊。宋室南渡，臨安成了京師首府，浙江的地位驟增，於是這個素為中原人士所鄙視的夷歌，竟一躍而登戲劇的寶座！

除自江西弋陽，到明嘉靖間便成絕響；後來諺語根據海鹽腔加以修改，才復流行。他又記述弋陽腔的情狀，「其節以鼓，其調喧」，與清禮親王福壽雜錄所記「其鑼鼓喧闐，唱口嚙雜」正合。我年輕時看溫州的高腔班，也有這種感覺。他的唱法是到每節末尾的地方，都由前後台而人全體高聲相和，跟着是一陣聒耳的鑼鼓。這雖不及魏曲京腔的悠揚激越，適合於雅人文士的脾胃，然在民間則也有它存在的價值。因為第一，它不怕任何聲音的打擾；第二，唱的人不至過分吃力，每到一節，都可以有休息或換力的機會，讓前後台而的人去接唱。至於亂彈，魏白雲所選尚有描寫一劇，演揚八妹與無光寶的故事，記得小時在溫州曾看到過。金台殘淚記云「今都下徽班皆演亂彈，偶演魏曲亦不佳」，大約就指一般人所說的徽調。它唱時的主要樂器是哨吶，即溫州人所謂「嘯筒」；這是和京腔的用胡琴，魏腔用笛，是主要的異點。這種班子在溫州可說是絕無僅有了，不過吹班裏——即人家有婚喪等事叫來吹唱的樂班——依然流行着它的調子。

中國的戲曲，雖名類繁多，而仔細分析，不出北劇南戲二型。北劇以激昂慷慨勝，偏於陽剛；南戲以悠揚宛約勝，偏於陰柔。溫州既是南戲的發源地，自然演唱的班子也都脫不了這個類型。自從京戲流行，溫州的土班子，不但高腔亂彈被淘汰，即魏劇班子也不能立足。這本是很好的現象，因為京戲多少還能保存北劇的風格，而南戲則十九帶有亡國的靡靡之音——宋

末傳說，以溫州人作相益不詳，正不是無故的。可是溫州時各種南戲，雖在民間已幾乎絕跡，而在抗戰時期非常流行，真可說是戲劇界反常的現象。

我平生極希，能作一個軍人，而且也有好幾次到軍隊裏去工作過，可是終於沒有成就。說一個可笑的理由，也許是因少時對於南戲看得太多之故。然而現在浙東的武裝同志，似乎也很愛看「的篤班」——金華的抗敵劇團，能夠接連演上三四個月「的篤班」，便是由於軍人俱樂部的支持。我很希望他們對於南戲的感勞影響，能夠長期抵抗！

夔州舟次

王陸一

嘉陵水接嘉陵看 夔州風物益軍寒  
紅崖三峽雙巖夢 白帝孤城萬里觀  
春雨樓台添戰伐 中原哀淚事靈輦  
奔騰大禹南功水 氣力千尋故未殫  
依斗南門上水痕 孤依高詠見朝昏  
邊庭早讓資駘勝 回紇稱有舊恩  
舉國正爭鹽鐵論 萬流都共稻梁喧  
後方飽死前方苦 可憐傾危念罪言

楚怨

周仁濟

一彈變爲白 白鷺滿湘雲  
兩彈心爲灰 化作蜀帝魂  
會台時一哭 哀絃盡絲絃

# 關於女人

## 七 使我心疼頭痛的弟婦

男 士

提到四弟和四弟婦，真使我又心疼，又頭痛。這一對孩子給我不少的麻煩，也給我最大的快樂。四弟是我們四個兄弟中最神經質的一個，善懷，多感，急躁，好動。

因為他最小，便養得很任性，很嬌慣。雖然如此，他對於父母和哥哥的話總是聽從的，對我更是無話不說。我教書的時候，他還是在中學。他喜歡養生物，如金魚，蝸子，蟋蟀之類，每種必要養滿一百零一隻，給它們取上梁山泊好漢的綽號。例如他的兩隻最好鬥的蟋蟀，養在最講究的瓦罐裏的，便是「豹子頭林冲」和「行者武松」。他料到父親不肯多給他錢買生物的時分，便來跟我要錢；定要磨到我答允了為止。

他回國後對象是廠，我們這親家裏的一個小姑娘。他們是同日生的，她只小四弟一歲。那幾年我們住在上海，我和三弟四弟，每逢年暑假必回家省親。廠的家也在上海，她的父親認爲北平的中學比上海的好，就託我送她入北平的女子中學，年暑假必結伴同行。我們都喜歡海行，又都不愛船，在船上早晚都在船面散步，遊戲。四弟在那時同她熟識了起來。我只覺得他們很和氣，決不想別。

過了半年，四弟忽然沉默起來，說話總帶一點憂鬱，動口上也不用心。他的教師多半是我的同學，有的便來告訴我：「你們老四近來糊塗的很，莫不是有點病？」我得到這消息，便特地跑進城去，到他校裏，發見他沒有去上課，躺在屋裏床上，呻吟唧唧的念「花間集」。問他怎麼了，他說是頭痛。看他的確瘦了，又說不出病源。我以為是營養不足，便給他買一點魚肝油和罐頭牛奶之類，叫他按時服用，自己又從登壇的回來。

不久就是春假了，我約三四弟和廠同遊玉泉山。我發現四弟和廠中間彷彿有點「什麼」，笑得那麼羞澀，談話也不自然。例如上台階的時候，若是我或三弟攪廠，她就很客氣的道謝；四弟攪她的時候，他必定臉紅，有時竟揮開手。坐在泉邊吃茶閒談的時候，我和三弟問起四弟的身體，四弟嘆息着說些悲觀的話，而且常常偷眼看廠。廠却紅着臉，望着別處，彷彿沒有聽見似的。這與她平常活潑客氣的態度大不相同，我心裏就明白了一大半。從玉泉山回來，送廠走後，我便細細的盤問四弟，他始而吞吐支吾，繼而坦白的承認他在熱戀着廠，求我幫忙。我正色的對他說：「戀愛不是一件遊戲，你年紀太小，還不懂得什麼叫做戀愛。再一說，廠是個極高尚極堅強的姑娘，你因着愛她，而致荒廢學業，不圖上進，這真是緣木求魚，毫無用處！」四弟默然，晚風中我送他回廠，路上我們都不大說話。

四弟功課略有進步，而身體却更壞了。我忽然想起叫他停學一年，一來叫他離廠遠點，可有時間思索；二來在學業旁，可以休息得好。因此便寫一封長信報告父母，只說老四身體不大好，送他回去休息一年，一面匆匆的把他送走。暑假回家去，看他果然壯健了一些。有一天，母親背地和我說：「老四和廠彷彿很好，這些日子常常通訊」。這却有點出我意外，我總以為他是在單戀着！於是我便把過去一切對母親說了，母親很高興，說：「廠是我們親戚中最好的姑娘，她能看上老四，是老四的福氣」。我說「老四也得自己爭氣纔行，否則豈不辱沒了人家的姑娘！」母親佛然說：「我們老四也沒有什麼不好處！」我也只好笑了一笑。

那時英國利物浦一個海上學校，正招航海學生，父親可以保送一名，回家來在飯桌上偶爾談起，四弟非常興奮，便要我去。父親說：「航海課程難得很，工作也極辛苦，去年送去三個學生，有三個跑了回來，我不是捨不得你去，是怕你吃不了苦，中途轉學，丟我的臉」。母親也沒有言語。飯後四弟拉着三弟到我屋裏來，要我替他向父親請求，准他到英國去。我說「父親說得很明白，不是捨不得你。我担保你去說，你也得担保不中途轉學」。四弟很難過的说：「只要你們大家都信任我，同廠也不當我作一個討厭的人，我就有這一股勇氣。我和你們本是同父一母生的，我相信我若努力，也決不會太落後！」我看他說得堅決可憐，便和三弟商量，一口在父親面前替他說項，一面找他機會和廠談話，說：「四弟要出國去了，他年紀小，工作煩難，聽說他撒下這一股衝勁，爲的是你。假如你能愛他，就請予以鼓勵；假如你沒有愛他

的可能，請你明白告訴他，好讓他死心離去」。  
「這着臉沒有回答，我也不便追問，只好算了。  
然而四弟是很高興，很有勇氣地走的，我相信他  
已得了鼓勵了。」

愛情真是一件奇怪的東西，四弟到了船上，  
竟愛了一個人，刻苦，耐勞，活潑，勇敢。他  
的學伴，除了英國人之外，還有北歐的挪威，丹  
麥等國的孩子，個個都是魁梧精悍，粗魯爽直，  
他在這羣童中間混了五年，走遍了世界上的海  
口，歷盡了海上的風波，五年之末，他帶着滿面  
的風塵，滿身的筋骨，滿心的喜樂，和一張榮譽  
畢業證書回來。

這四年中，「廠」也入了大學，作了我的學生，  
見面有機會很多。我常常帶着誇獎四弟的眼光  
不錯。他挑戀愛的對手，也和他平時挑衣食住  
行的對象一樣，那麼高貴精緻。廠是我眼中所  
看到的最好的小姑娘，穩靜大方，溫柔活潑，在  
校與家中，都做了她周圍人們愛慕的對象，這一  
點是母親認為萬分滿意的。五年分別之中，她  
和四弟也有過幾次吵架，幾次誤會，每次出了事  
說，四弟必立刻寫信給我，託我轉回。我也不  
便十分勸說，常常只取中立嚴正的態度。情人  
的吵架是不會長久的，撒過了嬌，流過了眼淚，  
旁人還在着急的時候，他們自己却早已是沒事人  
了。經過了幾次風波，我也學了乖，無論情勢  
如何緊張，我總不放在心上。只有一次，廠有  
大半年不回四弟的信，我問她也不出理由，同  
時每星期得到四弟的萬言書，貼着種種不同的郵  
票，也遍天涯給我寫些人無味的話，似乎有投

海的趨勢，那時我倒有點恐慌！

四弟回國來，到北平家裏不到一個鐘頭，就  
到西郊來找我，在我那裏又不到一個鐘頭，就到  
女生宿舍去找廠，從此這一對小情人，就常在我  
客廳裏談話。在四弟到上海去就事的前一天，  
我們三個人從城裏坐小汽車回來，剛到城外，汽  
車拋了錨，在司機下車修理機件之頃，他們忽然  
一個人拉着我的一隻手，告訴我，他們已經訂婚  
了。這似乎是必然的事，然而我當時也有無限  
的歡悅。

第二年暑假，「廠」畢業了研究院，四弟北上道  
賀，就在北平結婚。三弟剛從美國回來，正趕  
上做了伴郎。他們在父親那裏住了幾天，就又  
回到上海去。我同三弟到車站送行，看火車開  
出多遠，他們還在車窗裏招手。出了車站，我  
們信步行來，進入中環公司小吃部，說聲坐下，  
茶房過來，笑問：「兩位先生要冰淇淋罷？」我似  
乎覺得很涼快，就說：「來兩碗熱湯麵罷」。吃  
完了麵，我們又到歐美同學會，赴一位朋友訂婚

### 通訊

#### 關於晉人的頹廢

英士兄：弟在「世說新語」中所  
掘出的，全是「晉人的頹廢」，介子先  
生所掘出的，全是「晉人的頹廢」，互映之下，  
縱然可觀；足見這個大時代裏包羅多麼矛盾，  
真正像西洋的「文藝復興」；也可證明弟前論中  
所說「這時代包含着光明與黑暗，美與醜，高貴  
與殘忍」。大時代大概都是這樣罷！我們這  
空前的民族生存戰爭中也竟會生出這精神之流。

的跳舞舞會。在三弟同許多漂亮女郎跳舞的時  
候，我却走到圖書室，拿起一張信紙來，給這一  
對新夫婦寫了一封信，我說：「阿四同四弟，你  
們走後，老三和我感到無限的寂寞，心裏一涼，  
天氣也不熱了。我們是地道中國人，在中環小  
吃部沒吃冰淇淋，却吃了兩碗熱湯麵！」

五六年來，他們小巧精緻的家，做了我的行  
宮，南下北上，或是夏天避暑，總在他們那裏小  
坐。白天各人做各人的事，晚上常是點起蠟燭  
來聽無線電音樂。有時他們也在燭影中撒嬌打  
架，向大哥訴苦，更有時在餐館屋頂花園介紹些  
年輕女友，來同大哥認識。這些事也很有趣，  
在我冷靜嚴肅的生活之中，是個很溫柔的變換。

上星期又得他們一封信說：「我們的船全被  
英國政府徵用了，從此不能開着小船遊覽日本的  
走私船隻，如何可惜！但是，老頭子，我們也  
許要調劑重慶來，你頭痛不頭痛？」  
我痛的頭痛了，但這頭痛不是急出來的！

晉代名士雖頹廢，還沒有一個人投奔異族，為虎  
作倀，而其收復失土的志願，始終不渝，努力不  
懈（見中央大學史學系林第一期王聿均「東晉經  
略中厥之經過」），若非劉裕忽然想做皇帝，中  
原早已完全收復了。一塊肥土上往往積着許多  
荊棘，每一個文化運動精神運動裏都附着許多  
不良份子，這也是「內在的矛盾」罷！  
弟以為我們觀察歷史，固不當忽略它們的陰

影方面，尤其多指出它們精神方面的價值，文化價值，使我們後人能獲得受用。那些黑暗艱澀，何代沒有，何地沒有，我們自身也不堪一檢討也。

光明照耀的希臘文廟竟建築在殘酷的奴隸制度之下。文藝復興時代的大藝人則多受着教皇或地方諸侯的奴役，痛苦異常，迥異着東晉頌體之主義之職安道他們那樣自由自在的表現自己，將必不勝其欣羨之情。若見着陶淵明不爲五斗米折腰，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更覺更有點懶意交并施。陶淵明格調在藝術上表現得那樣壯偉，而自己精神上却有着永久的傷痕，痛苦而怯弱，這也是一種「頹廢」罷！我愛陶淵明格調的壯偉，並愛他精神中矛盾不可避免的頹廢！我愛李太白李後主也是這樣。我愛唐代，我愛西洋十九世紀的壯偉，卻也正是浪漫派頹廢詩人的全盛時代。壯偉不與其頹廢。我於中國歷史最發奮抗戰的現代及其最近的未來，我盼望它變成中國歷史上最壯偉最富於色彩的一個時期。這是一味問題。

話說多了，再談替代藝術。介子先生說它是「頹廢頹廢，替代藝術」。我曾看到頹廢之的女史箴（倫敦或，或說係保極早的摹本，雖確定，其能表現頹廢之作風則無疑），綉勢勁健，豈止春蠶如絲，簡直是牛龍活虎。我看到王獸之的唯一墨蹟「中秋帖」照片，真是雄逸超邁，氣韻大成，是最發奮最渾成的力的表現。我看見澄澈堂列王羲之各帖，「龍跳天門，虎臥鳳闕」這兩句古語只能說止它的生活力，還未能寫出它

的飄逸瀟灑。我讀着阮籍對現在太沖劉靈夏的詩，這裏是「靡萎頹廢」嗎？我讀着陶淵明謝靈運的詩，這裏是「矯揉造作」嗎？

我們知人論世，當取其最優秀的代表來互相比較，不當專取其頹廢份子，不良份子，這些早被時間沖刷走的東西，各時代都多得很呢！

唐朝人最佩服魏晉六朝，李白之於建安詩人及小謝，杜甫之於庾子山陰鏗何遜，王孟韋柳之於陶謝，他們苦心鑽研，未必皆能遠勝。二王的書法支配着整個唐代，山水畫人皆習也淵源於晉宋。晉唐人若相避於地下，定然相視而笑。莫逆於心，對於二王阮陶二對尤表誠虔的敬意。我們生在千五百年以後的人，應當感激感激古人給我們這頹廢的後代留下這許多美，讓我們與摩與奮，又何必斤斤地軒輊於其間呢？博雅名劇「浮士德」裏的靡斯特爾中感看見人類的弱點，我們即應當多學學浮士德的熱情，忠厚和偉大的理想主義！你的眼光燭到處，穠土都成了淨土。

總之，在這一「頹廢亂舞的黑暗時代」，我希望我們也能發揮出這同樣的創造力來，準備着做第二個「盛唐」的先趨，如何？我們不要輕視魏晉六朝人！我們多檢討自己，多努力自己，「不讓今人愛古人」！

再者，一個生活力強盛的時代往往具有其頹廢（要得要不得另是一問題）；秦始皇漢武帝唐玄宗和近代西洋文明都是很好的例子。漢人雖強，我們卻從漢墓中見出他們的淫靡（史書亦載宮壁上淫畫及種種奢靡遊獵等，請讀漢賦）。

即從古詩十九首裏。也見到他們的頹廢，如「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不如飲美酒，被服綺與素」，「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但我也正愛他們的質直，無偽道學氣。世說裏載晉代名士大為一些名士的壞處，後人之罵他們實盡取材於此。但和後代偽道學相形之下，我愛他這一般優秀份子的天真，倔強，精神解放，而欲把他這最高的藝術靈魂和精神生活，在中國文學史上發揚光大。惟是有一二點遺憾，前文我們在「頹廢頹廢」中，尤請看學堂增訂稿，四月廿八日及五月五日。至於那些各時代各運動皆必有前附和份子的壞處，弟對之深惡痛絕，正不下於介子先生，而不欲在論「晉人的美」中節外生枝也。

弟宗白華，六月廿一日

編者謹按：宗先生原文題名「論世說新語及晉人的美」，見本刊第十期。至介子先生則為「閒話倫敦」（本刊第二及廿五期）之作者，其論「晉人的頹廢」一文見於三民主義週刊第二十一期。

本刊登價表		期限	白報紙本	土紙本
三月	二元四角		一元二角	
半年	四元八角		二元四角	
全年	九元六角		四元八角	

現在百物昂貴：本刊成本，平均每冊已逾六角，讀者須準備應付漲價。趕定閱！